

第一章 可笑的一生

生命如流沙般，從指尖一點一點消逝。

慕雲月捂著胸口，無力地靠在車壁上，朔風吹得她嘴唇發白，濃睫耷拉下來，隨料絲燈裡的火苗輕顫，宛如風雨中絕望掙扎的蝶，美好又脆弱。

車簾起伏不定，雪粒子從縫隙間鑽入，攜來路旁細碎的交談。

「這仗總算打完了，你都不知道我這大半年是怎麼熬過來的？要再拖一個月，我們一家老小可都得上閻王殿點卯了。」

「噫，還不都是他慕家造的孽！誰能想到堂堂一個鎮國將軍竟會通敵叛國，也忒不是東西，對得起他祖上滿門忠烈嗎？得虧婁大人英明，早早就把叛軍剿滅，否則憑咱們盧龍城那幾面破牆，如何抵擋得住大渝的千軍萬馬？」

「要我說，這頭一份功勞還得是咱們陛下的。要不是他御駕親征，咱們這會子可都得被大渝擄去做奴隸了。」

那個年長的聲音似在回憶往昔，語氣頗為感慨。

「遙想十一年前，大渝興兵來犯，陛下也像今日這般，親自披甲掛帥，那時他才十六，前路還長著呢。大家都勸他三思，偏他不惜命，說什麼『吾既為王，食民之膏血而生，自當殫精竭慮，以吾之犧牲，換國之昌盛，誓與北境共存亡』。」

「說完他就衝進敵陣，一人獨挑七員悍將，連取七人首級懸於馬前，那風采、那氣魄……嘖嘖，真真是英雄出少年。把大渝那位常勝將軍嚇得都不敢說話！老夫當時還在後頭跟著一塊搖旗助威過呢。」

眾人聽得熱血沸騰，恨不能現在就隨那位少年天子去沙場馳騁一番。

忽有人問：「就是不知那位慕夫人現在如何？」

「父兄接連叛變，母親也畏罪自盡，整個慕家就剩她一人。聽說婁大人已經大義滅親，將她攆出侯府，她又身中劇毒，這冰天雪地的，怕是熬不過去。」

「呵，這就叫報應不爽，活該！早年她嫉妒家中妾室美姬比她得寵，害死多少人？就這麼死了還便宜她了！」

馬車拐過最後一道彎兒，直奔城南一座荒廢的祠堂而去，路邊的說話聲也逐漸消散在風中。

「姑娘，他們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才會這樣說，您別往心裡去。」

馬車內，蒼葭倒了盞熱茶遞到慕雲月手中，指尖觸及她如何也溫暖不起來的肌膚，心尖也似被冰冷的刀尖劃了一下。

慕雲月笑了笑，也的確沒將這些放在心上。

人們只會相信他們願意相信的，旁人解釋再多都是無用。

慕家祖上有從龍之功，盧龍城便是蔭封授爵時得來的一塊封地，論條件其實一點也不好。

這裡地處西北邊陲，一無良田可耕，二無礦石可采，氣候還極為惡劣，一年到頭都見不到幾次太陽，根本住不得人。可偏偏這裡又是北頤同西北諸國矛盾的緩衝要塞，乃兵家必爭之所，一旦失守，後果不堪設想。

高祖皇帝為何將此地交予慕家？理由從這兒也可見一斑——

他是希望慕氏能替他守住這道西北防線，護北頤子民安居樂業。

慕家也的確不負他望，以世代子孫血肉，鑄成了北頤永不潰敗的城牆。而這片荒蕪破敗的土地，更在慕家世代經營下，成了如今各國商貿文化互通的樞紐之地。北頤人可在這裡安居，無家可歸的外族人也來此處樂業，所謂血脈淵源、民族矛盾，一碗酒便可說開，誰也不會視誰為異類，街頭上照面還會相視一笑，頷首請對方先行。

可就在半年前，大渝興兵南下，把一切都毀了。

城外狼煙四起，城內民不聊生，大家都寄希望於汝陽侯府，願他們戰無不勝的慕家軍不日便能凱旋，再次為他們帶來穩定繁榮。

可最後盼來的，卻是七萬人絕塵而去，只有不到五千人負傷歸來，將帥皆亡，朝野震蕩。

婁知許拖著鱗傷之軀請命於鞍前，狀告慕世子通敵叛國，於千峰嶺一役中，以增援為名，行伏擊之實，慕侯爺知而不阻，害北頤軍大敗。

種種罪狀罄竹難書，每一樣都有通敵信函和戰俘口供為證，慕府內亦抓到不少細作，可謂鐵證如山，辯無可辯。

一夜之間，慕家就從人人敬仰的忠良世家，淪為過街老鼠，人人得而誅之。

民怨成鼎沸之勢，北境又戰火連天，北頤百年基業危在旦夕，沒有人能救慕家，更沒有人能救北頤。

直到兩個月前，紹乾帝衛長庚親自率兵出征，方才使民心歸附，山河無恙……可汝陽侯府還是沒了。

像一粒微不足道的沙，隨手就被從紙上拂去，從始至終都沒有人在意。

大家忙著慶祝，從帝京到廬龍，煙火放了三天三夜，慶功的醴酒把頤江都給釀透。可那幾封通敵密函究竟是真是假？那些戰俘細作又是何人手下？卻沒一個人肯過問，他們只想慶賀。

用一個真相未明的案子，就能將百年帥府推倒；造一段真假難辨的流言，就能把世代忠魂全部抹殺，任人踐踏。彷彿他們為這個國家流的血，根本不是血，丟的命，也不過是草芥。

起初，她還會同那些人爭吵，非要為父兄討個說法，可現在她卻是連張口解釋都懶。

「快到了嗎？」慕雲月偏頭去瞧窗外。

才出聲，喉間便爬起一串奇癢，她不由得攥緊狐裘，佝偻著猛烈咳嗽起來。

蒼葭忙幫她拍背順氣，摸出帕子給她擦嘴。

素白絹面一沾到她蒼白如紙的唇，瞬間鮮紅一片，縱橫的經緯間還嵌著幾塊發黑的血塊。

蒼葭瞳孔驟然縮起，努力克制住眼淚，卻壓不住聲音裡的哭腔，「姑娘還是回去吧，不過審問一個人，奴婢可以的，您何必親自跑一趟？為那起子骯髒折損自己身子，不值當！」

慕雲月卻搖頭，「有些路必須我自己走，有些仇只有我能報，誰也代替不了。」

她氣若遊絲，聲音卻無比堅定。

陽光叫窗上的竹簾篩成一道道金色細線，在她臉上流轉，蒼白的面容和清澈的雙眼顯得尤為不搭，但也意外地耀眼，彷彿天上驕陽只是她的陪襯。

蒼葭是慕家的家生子，自幼跟隨慕雲月，對她再瞭解不過，凡是她打定主意，哪怕天塌下來也不會更改。

她捏緊帕子，唇瓣動了又動，蒼葭到底是歎了口氣，把勸說的話全嚥回腹中。

盧龍城南面那座祠堂，原是城中百姓為祭奠世代在北境拋頭顱、灑熱血的慕家人特地籌錢興建的，早年也是香火鼎盛，訪客如織。

小的時候，慕雲月還曾隨母親過來祭拜過，得了好些瓜果點心，都是城中百姓感念她父兄對北境的付出，專程送給她的。

而今是再沒有這些了，就連這座祠堂裡也只剩一片及膝的荒草和斷壁頽垣，鍍金銅像不知何時被人搬走，置物的木架也傾倒在地，香燭牌位四散而落，印滿腳印和蛛網，有幾個還摔成了兩截，黃幔從梁上扯落下來，在北風中無力飄搖，儼然一座「鬼屋」，連烏鴉都不肯打這兒經過。

明宇老早就在祠堂裡等候，他是慕侯爺留給慕雲月的暗衛，對慕家忠心耿耿。等人的當口，他已經把祠堂囫圇收拾了下，牌位也重新擺放妥當。

見慕雲月過來，他躬身行禮道：「姑娘。」

此言一出，縮在他身後一直咒罵不停的女子跟著一頓，但也僅是片刻，她就更加大聲地吵嚷起來。

「慕雲月，我便知道是你！怎的？離了侯府後悔了？想讓阿許接你回去？作夢！你便是殺了我，我也是如今開國侯府正兒八經的侯爺夫人，識相點就趕緊把我放了，否則阿許必讓你血債血還！」

木架底下，南錦屏被五花大綁丟在地上，朝她齜牙咧嘴。平日最愛乾淨的人，眼下卻蓬頭垢面，衣衫髒亂，倒跟這「鬼屋」十分呼應。

慕雲月不合時宜地在心裡感歎，忖著那句「正兒八經」，又忍不住譏笑出聲，「婚內通姦，無媒苟合，這也能叫正兒八經？」

南錦屏頓時啞了聲，卻還不肯認輸，一雙眼死死瞪著她。

蒼葭不悅地皺起眉，慕雲月卻跟沒看見似的，猶自踱步進屋，撿了張已經被明宇擦乾淨的官帽椅，施施然坐下。

這些年她追隨婁知許，經歷了許多，也改變了許多。

從前最是心直口快的一個人，路見不平定要上去插一腳，看誰不爽也是張口就對，從不讓自己受半點委屈，如今卻也在時光裡磨平了稜角，學會了低眉淺笑，習得了算計人心，像一個標準的深宅婦人那樣，和別人虛與委蛇。

身上緋紅的綾羅綢緞，不知何時褪了鮮豔顏色，頭上的金銀飾物，也簡化到只剩一支固定髮髻的玉簪。

慕家出事後，她更是連玉簪也收了起來，一根木條，一襲紗質長裙，便是全部。

可美人就是美人，縱使歲月蹉跎，劇毒纏身，那通身的風華氣度依舊不減，坐在一
片廢墟之中，也似高居名門內苑，悠然地品茗賞花。

「妳是聰明人，我為何抓妳，妳心裡應當清楚。」慕雲月撫著裙上褶皺，聲音輕
淡，「婁知許勾結大渝，謀害汝陽侯一事，妳知道多少？」

南錦屏笑了起來，揚起下頷不屑道：「慕大小姐不是聰慧過人嗎？怎麼這點小事
還要來問我？」

說完，她又誇張地「啊」了聲，眼角眉梢堆滿譏諷，「我差點忘了，慕家就是叫
妳的『聰慧過人』所害，才會一步步走向今日的淪亡，哈哈……」

她放聲大笑，顴骨染上癡狂的紅。

蒼葭氣得渾身發抖，明宇也皺緊了眉。

慕雲月卻波瀾不驚，猶自平靜看著她，像在看一隻垂死掙扎的落水狗，任憑南錦
屏如何挑釁，她都不為所動。

南錦屏是她父親昔日部下的女兒，舉家皆死於戰火，父親可憐她孤弱，收她為養
女，同她一塊吃住。

她至今都還記得，南錦屏初來家中時，父親對她的囑託，「屏兒的爹在戰場上替
為父擋下致命一箭而犧牲，咱們慕家欠她太多還不清，阿蕪今後要善待於她，知
道嗎？」

因這一句，慕雲月視她為親妹，有什麼好吃的、好喝的，先拿給她；得了衣裳首
飾，也要分她一半。

誰要是敢取笑南錦屏沒爹沒娘，慕雲月必讓他後悔出生在這世上。為此，她還得
罪了南縉的郡主，險些丟了一條命。

可這一片赤誠純善，最後只換來南錦屏爬了她夫君的床，同他聯手構陷慕家，以
及她親手餵給自己的毒藥。

真真是穿腸劇毒啊！連呼吸都似凌遲，偏還是個慢性毒，不折磨她到體無完膚還
死不了。

慕雲月輕嗤，撫著狐裘上被風吹亂的絨毛，溫聲道：「看來妹妹是不見棺材不掉
淚。」語畢朝蒼葭遞了個眼神。

蒼葭點頭，從懷中摸出一個精巧的青花瓷瓶，拔掉木塞，清冽如蓮香的氣息隨風
徐徐飄來，沁人心脾，一聞便知是世間稀有之物。

南錦屏卻一瞬間白了臉，尖叫著往後挪，「美、美人鉤！妳……妳從哪兒弄來的？」

「這不得問妹妹妳嗎？」慕雲月冷笑反問：「美人鉤，乃世間奇毒之首。妹妹千
辛萬苦尋來的好東西，姊姊怎好獨自受用？必是要與妹妹分享的。」

蒼葭拿著瓷瓶上前，明宇也跟過去幫忙，南錦屏頓時叫得更加大聲。

美人鉤是什麼毒，沒人比她更清楚，只要沾上一滴，性命便由閻王拿捏。饒是慕
雲月那樣身體康健的人都沒能扛得住，她又該如何保命？

死亡的恐懼霸佔了四肢百骸，南錦屏身上每一塊骨頭都在戰慄，不知周身疼痛為
何，只知拚命往後躲，手腕腳腕被浸過水的麻繩勒破了皮、磨出了血，她也不願
停下。

明宇鉗制住她動作，蒼葭將瓷瓶舉到她嘴邊，她再無路可退，終於哭出聲。

「我招我招，我什麼都招！婁家有條密道，直通城外那座廢棄的城隍廟，婁知許就是靠它和大渝聯繫的。密室裡有他們之間往來的書信，妳派人過去找找，應該能找到。我知道的就這些了，求求妳別殺我，別殺我……」

慕雲月看向明宇，他立刻心領神會退出門，縱身翻過圍牆，直奔遠處的城隍廟。

南錦屏被嚇得不輕，嗚嗚咽咽地哭泣不止，朝慕雲月不住磕頭。

慕雲月不發話，她便不敢停，越發用力地將腦袋往地上撞，彷彿無知無覺，哪還有半點適才的囂張。

沒多久，她便磕得頭破血流，淚珠和地上的髒灰還有鮮血混在一起，糊了她滿臉，本就不及慕雲月驚豔的臉蛋，更加變得狼狽不堪。

慕雲月這才開口，「妳該跪的不是我。」

聲音宛如屋簷下的冰凌，直刺人心。

南錦屏渾身一顫，知道她想說什麼，不甘地咬緊牙關，末了也只能轉過身，朝著那滿滿一整面牆的牌位，深深叩首。

沉重的「咚咚」聲，透過冷硬的磚地響徹整座祠堂，像是對彼岸的一種告慰，許久不曾彌散……

膳錄好口供，天色已晚，彤雲在遠處密密搭建，又要下雪了。

慕雲月讓蒼葭押著南錦屏先行離開，自己則留在這間祠堂，想再多陪陪家人。

自打六年前，她固執地追著婁知許到北境，就跟家裡斷了往來，過年過節都不曾回去，原以為只要再等等，她總能等來父親的原諒，這樁親事也終會得到父母的祝福。到時，她就能像從前一樣，繼續和家人們共享一輪明月。

孰料再見面，已是陰陽永別，而造成這一切還偏就是……

「婁知許。」慕雲月閉上眼，輕歎出聲。

真是一個令人又愛又恨的名字，就連念出來，都帶著一種難以言說的苦澀。

她不由蜷縮起來，如初生嬰兒一般躺在蒲團上，不知不覺便昏睡過去，夢裡亦真亦幻，竟是回到十一年前，她第一次遇見婁知許的時候。

那年，她十二歲。

盧龍城正值隆冬，千里冰封，萬里雪飄，枯草上都墜著冰珠。

父親和兄長奉命駐守北境，年節也不得歸家，母親便帶著她來盧龍城探望，原本一切都進行得十分順利，直到回京路上，大渝兵馬忽然壓境，她為保護母親不慎落入敵軍手中。

盧龍城本就易守難攻，有那位少年天子和她父親一道坐鎮就更加固若金湯，敵將便想拿她做人質，威脅父親開城投降。

為了讓她乖乖配合，他們當著她的面把其餘俘虜一一絞殺，鮮血倒映出一雙雙死不瞑目的眼，將她的裙襖染得通紅。

慕雲月生於帝京繁華地，長於錦繡芙蓉堆，自小沒吃過苦，也沒受過傷，生活裡只有胭脂水粉，詩酒花茶，最大的煩惱也不過是叫夫子罰抄幾頁書，挨幾頓訓。如此近距離地面對死亡，她還是第一次，心裡自是害怕不已。

可她到底出生將門，為國而死本就是將門之女應有的覺悟。

她不知哪來的力氣，撞開看守她的兵卒，奪過他腰間的彎刀，當著所有敵軍的面，把敵軍將領狠狠痛斥一頓，抬手就要抹脖自盡。

就在這時，一聲駿馬嘶鳴震破長空，大家還未看清楚是什麼，一道銀色閃電便呼嘯著衝入營地，恍若長槍之戟，赫然劈開大渝玄黑軍潮。

「上馬，我帶妳回家。」

他逆著光，朝她伸出手，太陽在他背後升起，銀甲與金芒融為一體。

白玉面具將他從其中區分開來，慕雲月雖看不清他的臉，然面具底下露出的下頷和薄唇，卻極是流暢漂亮，身處敵營，也如出入自家般淡定從容。

袖口拂過她鼻尖，還散著淺淺冷梅香，彷彿另一輪驕陽，灼灼照耀她心上。

所謂情竇初開，就是那麼一瞬間的事。

而為了那一瞬，她也付出了一生。

這些年，她追在婁知許身後，再難都不曾離開。婁家的債，是她拿自己嫁妝填的；婁知許的仕途，也是她四處求人打點的；就連他惹上官司，也是她動用慕家的關係才幫忙擺平的。

一路風刀霜劍，她陪著他從一個無名小將，一步步成長為如今的一品君侯，大權在握，威震四方，可到頭來卻落得這樣的收場……

慕家出事那會兒，她也曾放下所有驕傲和自尊，求到婁知許面前，希望他能念在多年夫妻情分上，出面查明真相，替慕家說句公道話。

那天正是臘八，雪下得極大，足可埋膝，下人們早早就鑽進廊廡烤火吃餃子，門上的看守也都得了熱騰騰的臘八粥，只她拖著病歪歪的身體跪在書房前，小腿和膝蓋深深扎進雪地裡，像是被千萬根針同時扎著，痛到麻木。

而他卻在裡頭和南錦屏尋歡作樂，暖爐美酒，高床軟枕，端的是好不快活，終於肯從溫柔鄉裡出來時，也只冷冷往她臉上甩了一封休書。

她憤怒，她不甘，提起最後一絲力氣衝向他們厲聲質問，自己這些年到底算什麼？他卻是毫不猶豫拔劍護在南錦屏面前，一字一頓，厲聲呵斥，「別總拿這些年壓我，我可沒逼妳陪我吃苦！」

那雙鳳眼居高臨下睥睨她，彷彿在看一隻螻蟻，直到那一刻她才終於明白，自己這一生有多可笑。

這段日子她時常在想，到底發生了什麼，能讓一個人在短短幾年間變成現在這副模樣？卻始終想不明白。

或許這就是老天爺對她的懲罰吧，不辨善惡，與狼為伍，總得付出代價！慕雲月自嘲地牽了下唇角。

困意越來越重，夾雜著刺鼻的煙臭味，她禁不住咳嗽起來，意識模糊間，她恍惚聽見有人在喊她，語帶哭腔，聲嘶力竭。

是蒼葭。

慕雲月吃力地睜開眼，但見火舌沖天，滾滾黑煙充斥整座祠堂，猶如一條粗壯的黑龍，在這不大的空間內橫衝直撞，生生將這片被火光映亮的祠堂重新拽回黑暗

中。

走水了！

怎麼會？

來不及多想，她忙撐著木架站起身，大火焚出的毒煙引得體內毒素亂竄，她才站起來便大口大口地咳血，眼前一黑，又跌坐回去，木架也被帶倒，壓在她身上，疼得她「嘶嘶」直抽氣。

看來這輩子應該就到此為止了吧？

也挺好的。

橫豎證據已經找到，餘下的事蒼葭和明宇能幫她辦妥，衛長庚是個明君，只要證據確鑿，他會幫慕家沉冤昭雪，自己沒什麼好擔心的。

況且她本就是黃土埋脖子的人，過了今天沒明天，能跟自己的家人死在一塊兒，也不失為一種圓滿。

就讓她黃泉路上，再去向父親母親請罪吧……慕雲月欣然閉上眼。

快了，就快要死了，馬上就能解脫了。

她已經聽見彼岸的召喚聲，像極了小時候母親常給她哼唱的歌謠，那樣溫和，那樣柔軟，同母親的懷抱一樣，讓她捨不得離開。連一向不苟言笑的父親，也忍不住停在窗邊欣賞，哥哥笑話她是個永遠長不大的奶娃娃，可扭頭還是事事都幫她扛，為她撐起一片天……

「月兒！」

震耳的吼叫將她從思緒中拽回，慕雲月茫然看去，發現竟是婁知許。

他居然來了，瘋了似的要往祠堂裡衝，三個護衛合力才勉強將他攔住。

沖天火舌中，他漆黑幽深的雙眼叫火光映得通紅，平整乾淨到沒有一絲皺褶的衣衫，也被灼出幾個大洞。

他一向克制冷靜，相識這麼久，慕雲月還是第一次見他這般失態。

也是，對於南錦屏的事他總是上心的，想來是回府之後找不到人，以為還在她手上吧？

慕雲月譏諷一笑。曾經她以為，自己這輩子都不可能走出當年那段初遇，可眼下再次見到婁知許，突然發現其實也沒什麼大不了。

年少時的感情就像爐子裡的香，有一點火星便會燎原千萬，不計後果，也不問緣由，只想著怎麼才能燒得濃、燒得旺，彷彿永遠不會止息，可一旦燒成屑，化作灰，便是再猛烈的火也不會再復燃。

時間就是那團焚香的火。

讓她在最美好的年紀遇見他，品嚐到情愛的滋味，如烈酒過喉，轟轟烈烈；最後，也終於在那日積月累的雞毛中，將她對他的所有眷戀都消磨殆盡。

她早就已經不愛他了，只是不甘心。

而今就連這點不甘，也被他親手斬斷，若有來生，她只求與他再無瓜葛。

頂梁的立柱轟然倒下，慕雲月坦然地閉上眼。

火海外傳來婁知許失態的吶喊，「月兒——」

聲音才剛響起，就被另一道嘶吼聲霸道地覆蓋，「阿蕪！」
這一聲包含了太多，她分辨不清，只覺比婁知許更焦急，也比他更強烈，恍若一把利劍，要為她劈開這滔天烈火。

慕雲月還沒反應過來，人便落入一個溫暖堅實的懷抱，力道之大，幾乎要將她揉進自己骨血。

清淺的冷梅香自他袖口散出，讓人想起皎皎月光下，皓皓雪色間，那二月嶺上紅梅滿山盈谷的盛況。

不是婁知許，卻清楚帶著記憶裡那份熾熱，像太陽一樣，再次照耀她心房……

慕雲月猛地睜開眼，從夢中驚醒。

第二章 出手懲治惡奴

驚蟄過後，京畿一帶的雨水便多了起來，自大運河一路北上，雨簾子就沒斷過，浩浩湯湯，彷彿天河傾瀉。

慕雲月醒來的時候，正值一場豪雨初歇，窗外天還是黑的，伸手不見五指。

船艙裡鴉雀無聲，只殘雨順著船頂柞木的簷角「滴答」滑落，同更漏聲一道，在寂靜中靜靜數著黎明何時到來。

「姑娘，您怎麼了？」

黑暗中亮起一團昏黃的光，巴掌大小，從屏風後頭急急繞來，照出蒼葭慌張的臉。今夜輪到她當值，人就睡在屏風外的小榻上，有事隨時都能起來照應。方才聽見裡頭傳來聲音，她立時便醒了。

慕雲月捏著被角，額間覆滿細密的汗。

夢中的灼燒感還在，炙熱的火舌似還在舔舐她肺腑，以至於現在她張口想說話，嗓子還乾啞得發不出聲，只能大口大口喘息，恨不能把帶有雨後氣息的潤澤空氣全都吸盡。

蒼葭忙去桌邊給她倒了杯溫水，伺候她慢慢喝下。

想起這次姑娘離京的原因，她心裡不禁發澀，「姑娘可是在擔心，老爺和郡主不肯答應您和婁公子的事？」

慕雲月心尖一顫，卻是搖搖頭，若無其事道：「沒什麼，只是夢魘罷了，休息一會兒就好。」趕在她追問前，先仰頭吩咐，「妳也去睡吧，過幾天就到帝京了，到時還有得忙呢。」

蒼葭張嘴還想再勸些什麼，看見她漂亮的杏眼下一圈淡淡的青，到底是噤了聲，頷首悶悶道：「是。」隨即便提燈退下。

艙裡很快恢復安靜，料絲燈一滅，黑暗便如潮水般蔓延而來。

慕雲月大被蒙過頭，蜷縮其中卻是半點睡意也無。她又擁被坐起來，靠著枕頭呆呆聽船篷頂沙沙的聲響，回想剛才的夢，長長歎了口氣，都已經三天了啊……

說出來恐怕都沒人相信，她其實是死過一次的人，而今是她的第二世。

就連她自己最開始也以為是夢，自個兒病得太嚴重才會產生這樣的幻覺。

直到這三天，她待在回京的船艙裡頭，聞著那熟悉的佛手柑香，看著一個個早已辭世的故人重又圍在她身邊說笑，親身感受著他們的喜怒哀樂，她才終於意識到，

這不是夢。

她是真的回來了，回到十七歲這年，她還沒嫁給婁知許的時候。

父親母親還在，慕家也在，她的人生還可以重來！

只是這時間點……慕雲月抬手揉了揉額角，有些愁眉不展。

自打十二歲那年，她被困敵營，為婁知許所救，她就對他一見鍾情，一門心思只想嫁他為妻。這些年，她又是給他寫信，又是暗送香囊，完全不顧女兒家矜持。之前一直沒出事，直到上月這些事不知怎麼被捅了出去，鬧得滿帝京沸沸揚揚，她走到哪兒都有人在背後指指點點，連帶慕家也一併淪為笑柄，茶樓說書的都能拍著醒木調侃兩句。

湊巧那時候，禁中傳出風聲，林太后欲下帖，邀請京中各府的名媛貴女進宮賞花，名曰吟詩作賦，實則是給陛下挑選皇后。

汝陽侯府乃四世三公之高門，她身為府中嫡長女，名字自然在遴選名單上，且還居於首位。

這節骨眼兒鬧出這樣的事，無異於在打皇家的臉！陛下和林太后如何忍得？

父親氣得當場給了她一耳光，若不是母親在中間攔著，安排她去金陵外祖母家暫住一段時間，她只怕真要被父親打死。

可前世的她，偏就是這麼個任性驕縱的人，到了外祖母家也不肯反省，還反過來威脅家中，說什麼橫豎她的名聲已經毀了，若是不肯讓她嫁給婁知許，她便鉸了頭髮，去金陵城外做姑子，一輩子不回去。

這一哭二鬧三上吊，把外祖母家攪得雞飛狗跳，父親母親實在沒轍兒，只能鬆口，讓她先回京，他們再好好商量。

他們夫妻都是極為要強之人，一輩子沒有跟誰低過頭，就連當年被圍困廬龍城時，他們也不曾皺過眉，如今卻為了她這個不孝女操碎了心。

後來，她也的確如了願，嫁給了婁知許，可父親卻因此氣傷了身子，再難上戰場，多年後再次披甲上陣，卻是和自己的長子共同埋屍千峰嶺。母親那些年為了照顧他，也累出一身毛病，不到四十的年紀，人就已蒼老如花甲，最後還……

前世一幕幕慘劇如走馬燈般在腦海中浮現，慕雲月痛苦地閉上眼，心像被熱油烹過一般，疼得她喘不上來氣。

如此輾轉良久，直到天邊泛起魚肚白，窗外雨勢又起，她才在那片淅淅瀝瀝的雨聲中，朦朧地昏睡過去。

再次醒來，卻是被一陣爭吵聲鬧醒，內容聽不真切，只依稀辨出什麼「大姑娘」、「婁公子」之類的字眼。

慕雲月撐著床板坐起，掀開帳幔往外瞧。

外間天已大亮，雨也停了，天光雲影在窗外徘徊，有翠鳥正停在窗臺上，扭頭拿長長的喙梳理被雨水淋濕的羽毛，聽見人聲又「唧」地振翅飛走，帶起簷下金鈴「叮鈴鈴」一陣亂響。

蒹葭從屏風邊探出頭，同她的視線相撞，愣了片刻，才含笑喚了聲「姑娘」，過去侍奉她梳洗。

慕雲月揉著抽疼的額角，問：「外面在吵什麼？」

蒹葭臉上笑容一僵，很快又笑著搖頭，「沒什麼。幾個小丫頭拌嘴，不打緊，待會兒奴婢過去教訓她們一頓，讓她們注意些，莫要再吵到姑娘休息。」

慕雲月目光平靜地看著她，一個字也不相信。

蒹葭被盯得渾身發毛，終是扛不住，「撲通」跪了下來，「回、回姑娘的話，是、是王婆子和蒼葭。適才王婆子和幾個嬾嬾在甲板上編排姑娘您和婁公子的事，言辭、言辭……」

她眼裡覆滿慍色，想換個委婉一點的說法，一時間又想不出來，只能道：「反正都不是什麼好話，蒼葭氣不過，就跟她吵了起來。」

慕雲月挑了下眉梢，好像是有這麼一回事。

那王婆子是南錦屏的奶娘，南家敗落後，她便跟隨南錦屏一道搬進慕家。

這次去金陵，王婆子便是奉了南錦屏之命，專程過來「照看」自己的。在外祖母家鬧事，反向威逼父母的主意，也是她給自己出的。

蒹葭和蒼葭都曾勸過，可那會兒自己被愛情沖昏了頭，見雙親都不肯遂她的意，只有南錦屏鼎力支持自己，就把南錦屏視為世間唯一的知己，連帶著對王婆子也禮遇有加。

王婆子同人起爭執，自己也多是站在她這頭，訓斥對方不懂事，弄得大家都不敢和王婆子對著幹。

也難怪蒹葭現在支支吾吾，不敢跟她說實話，說來說去都是她自己造的孽，慕雲月暗暗歎了口氣。

外間的爭吵聲已如殺豬一般，她沒敢再耽擱，起身從木梳上取下一件外衫，隨意往身上一披，就匆忙出門去。

外祖母家給她包的這艘船極大，光船艙就有兩層，還分前後。船尾更有半間上下結構的小樓，紅漆直欄門的構造，簷下描江南彩繪，很是精妙。

慕雲月住在前艙最頂上一間，順著樓梯趕過來的時候，甲板上早已圍滿人。

一個個都站乾岸看戲，手在半空指來點去，嘴裡嘀嘀咕咕，就是不勸架。

王婆子和蒼葭被圍在當中，俱都擰著腰，紅著臉，烏眼雞似的瞪住對方，脖子彷彿都吵粗了一圈。

「蒼葭姑娘這話說得好笑，我老婆子方才有哪句說錯？大姑娘這次回京，不就是奔著婁家少夫人位置去的？還是老婆子我給牽的線、搭的橋呢，等回去後婚事敲定，大姑娘還得感謝我，親自敬我一杯喜酒。」

「大姑娘都不介意我說這些，妳一個在邊上端茶送水的，衝我嚷嚷什麼？我可警告妳，而今大姑娘對我可是百依百順，我要她往東，她都不敢往西。勸妳最好識相些，趕緊跪下跟我認錯，免得事情捅到大姑娘那兒，叫妳吃不了，兜著走！」王婆子仰著雙下巴，拿鼻孔看人，一側嘴角高高翹起，旁邊的黑痣便顯出幾分刁鑽刻薄。

慕雲月過去時，正聽見那句「百依百順」，鼻尖不由得逸出一聲嗤笑。

兩輩子了，她怎麼不知道自己對誰百依百順過？只記得這一路，王婆子看見她，比見到親爹還熱情，恨不能趴地上給她墊腳，誰承想背地裡竟是這副嘴臉。慕雲月站在王婆子背後，王婆子瞧不見她，蒼葭在王婆子對面，卻是看得一清二楚。

想著姑娘這段時日對王婆子的維護，蒼葭心裡登時寒了半截，到嘴邊預備回對她的話也全沒了聲，只低著腦袋磕巴著道：「姑、姑娘……」

王婆子雙肩一抖，轉過身來，看清楚來人後立時彎下腰，堆起滿臉諂媚的笑，殷勤道：「哎喲我的大姑娘，您怎麼出來了？這水上風大，您身嬌肉貴的，如何承受得住？這要得了風寒，老奴可得心疼死！快回艙裡頭歇著，老奴讓廚房給您燉了老鴨湯，還準備了您最喜歡的櫻桃煎，這就給您送去。」

蒹葭抱著鶴擎匆匆趕來，要給慕雲月披上。

王婆子招呼都不打，便伸手截過來，笑盈盈地親自披在慕雲月肩頭。動作間，她手腕上一只金鑲玉鐲子迎著陽光輕輕一閃，正戳中慕雲月的眼。

這鐲子她認得，是婁知許在玉瑜齋給他母親訂製的壽禮，小廝去取東西的時候，她和南錦屏正好去那裡置辦首飾，因此見過一眼。

真真是不錯，和田青玉水頭油潤，半點棉絮也無，上頭金絲纏繞出的寶相花也頗具巧思，她還誇讚過。憑婁知許的月俸，也不知攢了多久才買下，單憑這份孝心，婁夫人也會將這鐲子視若珍寶，可她卻一次也沒見老夫人戴過。

後來她嫁進婁家，無論怎麼討好，老夫人對她都不冷不熱，叫她疑惑了好久。婁知許也曾拿這事陰陽怪氣地譏諷她，說不知廉恥，人還沒嫁進門，就惦記上婆婆的東西。

這話把她說得一頭霧水，以為他是故意找碴兒，還跟他大吵了一架。

現在再想，當是那日在玉瑜齋，王婆子就看上這鐲子，借她名頭狐假虎威討要了來，這膽子也是大得沒邊兒了！

慕雲月眯起眼，琉璃般的眸子裡神色變化莫測。

王婆子臉上還腆著笑，伸手想扶她回船艙，慕雲月卻一把拍開她的手，斜覷著她，皮笑肉不笑地道：「王嬈嬈可是打蜀中來的？連變臉的絕活都會，我從前竟一點也不知，讓妳來船上打雜還真是大材小用了。」

此言一出，在場所有人都愣住，蒹葭和蒼葭更是瞪圓了眼，不停揉耳朵，以為自己聽錯了。

姑娘沒有維護王婆子，指責她們不敬老人也就罷了，居然還把王婆子狠狠羞辱了一通，這、這還是她們的姑娘嗎？

王婆子右眼皮直跳，手背被拍紅了也顧不上揉，只不可思議地盯著眼前人。

她的確是南錦屏的奶娘不假，但並不得南錦屏信任，尤其是這兩年，南錦屏想把自己的出身抹乾淨些，好在帝京攀個貴婿，如今已經打發了好幾個從南家過來的老人。

倘若她再這麼混吃等死下去，下一個被趕出去的就是她，因此才會毛遂自薦，主動請纓陪慕雲月去金陵。

這丫頭跟南錦屏不同，打小被家裡保護得太好，沒吃過苦也沒遭過罪，不知人心險惡，心眼兒也沒南錦屏多，是個好拿捏的，特別是眼下這境況。

所有人都不看好她和婁知許，自己只要順著她的心意，說點她愛聽的，她保准對自己另眼相待，保不齊最後還能將自己從錦屏居調去她的照水院。

一個只是慕家的養女，一個卻是慕家正兒八經的嫡出大小姐，在哪個手底下做事更有前程傻子都知道！

哪怕最後沒被調走，她也成功幫南錦屏把慕家鬧得烏煙瘴氣，南錦屏定然不會虧待自己，她也不算一無所獲。

是以這一路，她才使出十八般武藝，拚命討好這姓慕的小丫頭，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小丫頭果然對她信賴有加，不僅採納了她的主意，還把船上的大事小情都交由她管，連蒹葭和蒼葭兩個貼身大丫鬟見了她也得敬上三分。

活了大半輩子，她還是第一次享受這種待遇，跟船上土皇帝似的。

可萬萬想不到，前兩日還摟著她「嬾嬾長、嬾嬾短」的小丫頭，此刻竟說出這樣一番話，打得她措手不及。

但現在不是想這些的時候，得趕緊把眼前之事先應付過去。

定了定神，王婆子扯起一個更加燦爛的笑，討好道：「大姑娘又在拿老奴說笑了，老奴打小就是北邊人，上哪兒學什麼變臉？戲班子都沒見過。真要學啊，也是學些個什麼捏肩捶腿、做菜燉湯的實用手藝，將來好伺候姑娘。」

她聲音帶著幾分卑微，老眸溢滿真誠善良，彷彿真要為她鞠躬盡瘁，死而後已。若是從前，慕雲月大概會感動得一塌糊塗，握住她的手，又是愧疚又是褒獎的，可現在嘛……

她幽幽笑了笑，隨意一理裙子，撿了旁邊的空凳坐下。

方才出來得急，她沒時間梳妝，鶴氅底下還穿著梨花白花枝暗繡的寢衣，頭髮也隨意披散著。

換做旁人，只怕已經遭人白眼，偏她天生麗質，即便沒上妝，依舊遮掩不住那唇紅齒白的明豔，恰如遠山朦朧，又似芙蓉含嬌，只唇邊一抹淺淡的笑，猶自冷得徹骨。

「嬾嬾腕上這鐲子可真好。」

王婆子心裡猛地一咯噔，手下意識往後縮，幾乎是在一瞬間便明白了所有事。

這鐲子自然不是打正道上來的——

那天，慕雲月和南錦屏去玉瑜齋，她也跟去了，瞧見這鐲子第一眼就喜歡上，可她也有自知之明，這東西是婁知許給他母親訂製的壽禮，別說她了，就連慕雲月也沒資格享有。她惋惜了聲，也沒當回事，回去就把這事拋諸腦後。

直到後來，婁家攤上麻煩，自個兒解決不了，婁夫人便親自登門向慕雲月求助。彼時正值酷夏，慕雲月和南錦屏去了京郊別院避暑，婁夫人趕來的時候夜色已深，大家都歇了，只她起夜，撞了個正著。

看著婁夫人懇切的模樣和她腕上的鐲子，她一下沒忍住便動了歪心。

反正婁家的事，慕雲月不會袖手旁觀，自己就乾脆替她答應，還順便以她的名義，

騙走那鐲子做報酬。

慕雲月驕縱任性是出了名的，會做出這麼失禮的事也不奇怪；而婁家一大家子又極重顏面，東西送出手就決計不會再追究，她這才成功蒙混過去。

謹慎了這麼久都沒出紕漏，她還以為慕雲月早就忘了，誰知今日竟給翻了出來！想到這丫頭素日裡懲治人的手段，王婆子汗如雨下。

但她一個毫無根基的人，能在侯府混得風生水起，又怎會連這點隨機應變的本事都沒有呢，幾個彈指的功夫，她便想好了說辭，於是一拍腦門兒演起戲來。

「哎喲，您瞧老奴這記性，這麼重要的事老奴怎給忘了？這鐲子可是咱們出發前，婁公子特地打發人給姑娘您送來的。」

「聽說還是婁夫人親手從自個兒手上摘下來，指定要給未來兒媳婦的，老奴本想馬上拿給您，誰承想忙起來就給忘了，真是越老越不頂用。」

王婆子邊說，邊假意捶自己腦袋，以示自罰。

慕雲月似笑非笑看著她，卻不接話。

王婆子滿心尷尬，咬咬牙，用力往自己腦袋上來了下真的。

「咚」的一大聲，疼得她整張老臉都皺成了包子，又是甩手，又是揉頭，一時竟分辨不清哪裡更疼，還得努力擠出討好的笑，摘下鐲子，厚著臉皮往慕雲月跟前遞。

遞到一半，她又想起什麼，「不成不成，這鐲子跟在老奴身邊太久，沾了一身俗氣，可不好直接往姑娘手上套。老奴給您擦擦，給您擦擦。」

說著，她還真摸出帕子，將鐲子仔仔細細擦了一遍又一遍，都快累出汗來，這才蹲下身，諂笑著誠惶誠恐抬起慕雲月的手，輕輕幫她戴上。

玉石蒼翠欲滴，才挨上少女纖長的手，便襯得她膚如凝脂，欺霜賽雪。

王婆子在深宅大院裡混了大半輩子，恭維話張口就來，卻沒有一句是出自真心的。可眼下，親眼瞧見這碧翠襯托下的冰肌玉骨，饒是謊話連篇如她，也難得由衷感歎，「姑娘難不成是九天仙女下凡？這鐲子在老奴手上戴著啊，就一俗物，多好的品相都白瞎。給您戴就完全不一樣了，這顏色、這氣質，不知道的還以為是天上神仙賜下來的貢品，有錢也買不著。婁公子能娶您為妻，是他上輩子修來的福！」奉承完，她有些不放心，又補了一句，「南二姑娘也會為您高興的。」

婁知許、南錦屏……這些都是慕雲月的命門。

王婆子性子浮，手上一有權，人就跟著抖起來，有時收不住，難免會惹慕雲月生氣。

但每回她只要扯著婁知許說點好聽的，總能哄得慕雲月心花怒放，再拽上南錦屏提醒兩句，那就更是什麼事也沒有了。

可謂屢試不爽，相信這回自然也不會例外。

王婆子亮起眼，期待著自己的勝利成果，卻不知眼下慕雲月最聽不得的，就是這兩個名字！

「啪——」

清脆的耳光響徹甲板，簷角的金鈴都跟著晃了一晃，發出怯生生的響。

王婆子被打得兩耳嗡嗡，捂著臉趴伏在地，難以置信地望向慕雲月。慕雲月卻壓根沒看她，只褪下鐮子遞給蒹葭，又從她手裡接過帕子，慢條斯理地擦自己的手。

「王嬈嬈慎言，我如今待字閨中，同婁家公子一無父母之命，二無媒妁之言，如何就要嫁他為妻？昔日我待嬈嬈不薄，嬈嬈可不要編這種話害我。」

蒹葭聽得手上一抖，險些摔了玉鐮。

王婆子更是快把眼珠子瞪掉，看著面前人一臉正直的模樣，恨不得出聲提醒她，前兩日她還拉著自己，商量該如何讓老爺和郡主同意這門親事。

然識時務者為俊傑，見慕雲月起身要走，她忙連滾帶爬地膝行過去，抱住她的腿苦苦央求，「姑娘，姑娘！老奴是一時糊塗才會做錯事，可老奴對您的心是真的，沒功勞也有苦勞，您大人有大量，就放過老奴這一回吧。」

因著剛才那一巴掌，她左半張臉已腫如豬頭，用力磕了幾個響頭，腦門也青了大片，瞧著好不可憐。

慕雲月果真緩了語氣，「嬈嬈待我的好，我自然都記得，以後也不會忘記。」

王婆子喜上眉梢，正要道謝，又聽她淡淡道：「所以還請嬈嬈這幾日在屋裡好生休息，回京之前就別出門了。運河上風大，嬈嬈若是生病了，往後我該對誰百依百順，讓我往東，就不敢往西呢？」

王婆子臉色一僵，心底才升起的一點希望登時摔了個稀巴爛。

她張口還想為自己辯解，慕雲月卻已轉身揚長而去，任由她如豬狗一般被人捆了拖走，也一次都沒回過頭。

第三章 半道兒搭載人

慕雲月昨夜睡得就不安穩，早間讓王婆子一鬧，精神越發不濟，回去後用了點小米粥，便褪了衣衫回床上補覺，直到午間才悠悠轉醒。

蒹葭早早命人備好午食，一直在灶臺上熱著，這會子見人醒了，便領著人進來擺飯，一面伺候慕雲月穿戴，一面同她說早間的事。

「姑娘，奴婢已經按您的吩咐，將王婆子關入後艙的柴房。平日跟她走得近的幾個人，也都抓來問過話，不出您所料，全是錦屏居安排在咱們這兒的人。」頓了頓，她又壓低聲音道：「之前您和婁公子的事，也是她們傳揚出去的。」

「真不是個東西！」蒼葭磨著牙罵道：「千方百計搞這麼一齣，就為了把姑娘名聲弄臭，讓您沒法參加選秀，虧得姑娘一直拿她當親妹妹疼愛，還不如養條狗！」她罵得太急，被自己的口水嗆到，捂著胸口猛烈咳嗽，兩眼全是淚花。

慕雲月無奈道：「妳啊……」抬手幫她拍背，人卻是半點不見惱。

關於這事，她其實已經猜到。

她承認，前世在得知南錦屏和婁知許有了首尾後，她的確恨不能撕了南錦屏，以為她早就看上了自己夫君，一直在欺瞞自己。

可冷靜之後再想，其實不然。

南錦屏對婁知許並沒有興趣，更確切地說，她對情愛根本沒興趣，比起這些虛的，她更在乎的是錢、是權勢。

否則之前自己追著婁知許那麼多年，南錦屏為何都無動於衷？可等自己要進宮赴林太后的花宴了，她卻突然來這麼一齣。

說白了，南錦屏就是不希望她當上皇后，永遠踩在她頭上。

前世為了權勢，她哄得自己跟慕家斷了關係，在婁家受盡折磨。後來又繼續哄騙她父親母親，把慕家大部分產業都給了她，最後更藉著慕家的勢，得了門極好的親事，在帝京風光無兩。

若不是後來她夫家式微，婁知許卻一飛沖天，南錦屏那樣心高的人，只怕也不屑委身一個有婦之夫。

也沒准正因為婁知許是她的夫君，南錦屏才會在那麼多權貴裡頭獨獨選中了他……南錦屏是真的恨她啊！

慕雲月譏笑了聲，前世是她蠢，看不透南錦屏的偽裝，以至於被她牽著鼻子走，一步錯，步步錯。可現在不同了，都已經跟這人鬥過一輩子，倘若還什麼都覺察不出來，那她就當真愚蠢到家了。

「這幾人先別動，我留著還有用。她能往我船上塞人，侯府裡頭定然還有不少，繼續查，務必把她的人都清理乾淨。」

「做得小心些，不要叫她發現。她父親對慕家有大恩，她自己又是個慣會做戲的，萬一打草驚蛇，咱們很可能吃不到羊肉，還惹一身羶。」

慕雲月一面拿湯匙攪著蜜羊乳，一面井井有條地安排。

細碎的金芒自不大的船窗裡斜射進來，正映出她恬淡從容的臉，雖還是跟過去一樣漂亮，可冥冥中似有什麼東西，在她們不知道的時候正悄然發生變化。

蒼葭看得入了神，恍惚生出一種錯覺，自家姑娘本就是如此，什麼驕縱任性，不過只是她的臆想罷了。

昨夜沒能問出口的話重又浮現腦海，蒼葭提了提氣，小心道：「所以姑娘現在是當真不想嫁給婁公子了？」

慕雲月一驚，忙拿胳膊肘撞她，瞪道：「妳問這個做什麼？」

蒼葭不滿地噘起嘴，「妳不是也想知道？」

「我……」慕雲月啞口無言，咬唇糾結了會兒，還是望向慕雲月，目光忐忑又灼灼。

慕雲月看著兩人，不由得微笑起來。

她們是在關心自己，她知道，前世就是如此。

從帝京到廬龍，蒼葭陪她走到了生命的最後；慕雲月為了照顧她，則永遠留在了那片蒼茫白雪中，甚至臨死前都還強撐著病體，幫她縫補棉被，唯恐她冬天又要受寒。

她們、父親、母親還有兄長，這才是世間真正對她好的人，可前世她偏偏與狼為伍，害了自己，也害了他們……

而今蒼天垂憐，讓她重生，她定不會再叫他們失望。

與她為善的人，她定湧泉相報，而坑害過她的人，她也絕不姑息！

「不會再嫁給他了，再也不會了。」

慕雲月說，語氣緩慢又堅定，陽光灑在她身上，都似被她眼裡的光蓋了下去。

蒹葭終於鬆下口氣，蒼葭更是高興得一蹦三尺高，若不是蒹葭在邊上拽著，她怕是要把篷頂捅個窟窿。

「瞧把妳高興的，至於嗎？」慕雲月嗔她一眼，卻也沒攔。

「當然至於！」蒼葭義憤填膺道：「那姓婁的忒不識好歹，姑娘掏心掏肺待他，他不領情也就罷了，還給姑娘臉色瞧。不過一個侯門落魄公子，家都敗了，在那傲個什麼勁兒？也不瞧瞧自己幾斤幾兩？旁人都不稀罕搭理他，也就姑娘您心善。」

「就拿這次的事說吧，旁人疏遠姑娘也就罷了，他憑什麼也要跟姑娘劃清界限？他算個什麼東西！之前惹了多少官司、得罪了多少人他自個兒心裡沒數嗎？要不是姑娘照看著，他早進天牢八百回了！本事不大，脾氣不小，真拿自個兒當祖宗了。姑娘真要嫁過去，還不知要遭多大的罪。」

這一通罵完，蒼葭總算舒服不少，扭腰吐出一口濁氣。

蒹葭聽得眼皮直跳。雖說姑娘已經表態，但想著姑娘之前對婁公子的情，她仍心有餘悸，唯恐姑娘聽完又反悔了，將她們捆了狠狠罰一頓。

慕雲月卻是「嗯嗯」點頭，頗為贊同地說：「罵得好。」

還親自倒茶，給蒼葭潤嗓。

蒼葭接過來猛灌一大口，心情越發好了，話也說得越發直，又把婁知許劈頭蓋臉好一頓損，才一抹額上的汗，心滿意足地舒出一口氣。

「好在姑娘想明白了，不再往火坑裡跳，奴婢也就放心了。咱們姑娘這麼好，打著燈籠都難找，何必在那棵歪脖子樹上吊死！」似想起什麼來，她湊近盯著慕雲月，兩眼放光，「不如回去後，就進宮赴林太后的花宴吧，沒准有戲呢，畢竟陛下四歲的時候，就指著郡主的肚子，說要給姑娘您蓋金屋了！」

「咳咳——」慕雲月正往嘴裡舀蜜羊乳，聽見這話一下子噎到。

蒼葭說的這件事，慕雲月是知道的。

林太后是紹乾帝衛長庚的生母，同時也是她母親丹陽郡主的閨中手帕交，兩人關係好到同穿一條褲子，丹陽郡主懷慕雲月的時候，林太后還邀她進宮養胎。

丹陽郡主喜歡女兒，頭一胎生了兒子後，她便越發期盼能有個女兒，大名小名都想好了，就等孩子出生，她好日夜抱著寵。

林太后也甚是期待，時常玩笑說，若真是女兒，就許給她家做兒媳，還問衛長庚願意不願意。

一個四歲小屁孩，懂什麼娶妻不娶妻的？

只那會兒太傅講漢史，正好講到武帝，順帶提了嘴「金屋藏嬌」之諾。裡頭所述之事，同他當時情況一模一樣，他便指著丹陽郡主的肚子，照貓畫虎道：「若得阿蕪為妻，必作金屋貯之也。」

稚嫩的臉蛋配上一本正經的腔調，把大家逗得哭笑不得。

到現在，丹陽郡主私底下還會拿這事打趣慕雲月，把她都問煩了，再聽到與衛長庚有關的事，不管什麼她都會下意識皺起臉，苦大仇深一整天，跟個小老太太一樣。

「一句玩笑罷了，虧妳還當真了。」慕雲月戳了下蒼葭額頭，沒再往下說。

也的確，沒什麼好說的，她和衛長庚之間能有什麼呢？

他是高高在上的王，是北頤浩瀚星河中不滅的星辰——

當初先帝身子羸弱，還沒來得及將他撫養成人便駕鶴西歸，只留給他一個搖搖欲墜的江山。外有強敵扣邊，內有權臣禍國，衛長庚當時才六歲，儼然是隻待宰的羔羊。

他的母族林家又被薛氏一族壓得死死的，根本給不了他任何助力，連街邊的黃口小兒都知道，龍椅上坐著的是一國之君，但真正當家做主的卻是內閣首輔薛衍。沒人相信衛長庚能在那個至尊之位坐太久，甚至都沒人覺得他能活過十歲。可偏偏，他就坐到了現在，甚至還坐到了最後。

旁人或許不知，慕雲月卻曉得，將來的北頤會在衛長庚的治理下，疆域變得前所未有的遼闊，百姓亦是富庶有餘，真正做到了道不拾遺，夜不閉戶。收復北地十三州，攘除南境強敵，史書上寥寥幾行字，卻是他波瀾壯闊、不可複製的一生。就連她父親這麼吝嗇誇獎的人，提及這位少年天子也是讚不絕口，格外驕傲當年能和如此有血性的皇帝並肩作戰。

別說一個婁知許了，便是十個他加一塊兒，也比不上衛長庚一根腳趾頭！

而她呢？

不過是深宅大院裡的一個小姑娘，大門不能出，二門不好邁，又能和他扯上什麼關係？

充其量就是一個陌生人罷了，還是個連面都沒見過的陌生人。

兩輩子僅有的一次交集，還是跟婁知許有關……

慕雲月攪著手裡的湯匙，不禁想起那個月黑風高的夜晚，瓷碗叮叮咚咚，像極了那天乾清宮內，帳下金鈴隨風搖晃出的聲響。

她還記得那是個冬天，新雪初霽，婁知許不知奉命去做什麼，消失了整整三天，再回來卻是帶著一身劇毒，危在旦夕，她尋遍帝京所有名醫，卻都只得到一個結果——

除卻那味能起死人、肉白骨的破心蓮，此毒無解。

然這花又極其稀有，百年才開一次，民間根本求不到，只有宮裡存了一株。她便起了歪心，冒死進宮偷盜，果不其然，她被禁軍抓個正著，押至御前聽候發落。而那天，衛長庚也身負重傷，虛弱地靠坐在羅漢床上，聲音沙啞，說話都十分吃力。

可縱使如此，聲音裡那種自屍山血海中拚殺出的凜冽氣場依舊壓抑不住，即便隔著重重帷幔和巨大屏風，照樣砭人肌骨。

宮人內侍都垂首噤聲，大氣不敢喘。

慕雲月更是跪伏在地，不敢抬頭看他，也不敢亂動。她雖沒見過衛長庚，可坊間關於他的傳聞，卻是聽過不少。

什麼沙場上生啖人肉，渴飲人血；敵軍羞他辱他，他便在破城後，將一干將領的屍首都悉數懸於城門，直接曬成了人乾；奸細落他手裡的，都叫他折磨得沒了人形，扔回去都沒人敢認。

於國而言，他的確才華橫溢，是個不可多得的帝王之選。可私底下的性子，也實在狠辣無情，不好相與。

自己這番行徑，定是命不久矣。

慕雲月嚇得瑟瑟不已，額頭抵著地面，栽絨毯都叫她的汗珠濡濕一片，短短幾息，像是過了一年。

可他卻只是笑笑，淡聲問：「妳就這麼想救他？」

灼灼目光熾熱如火，似能穿透帷幔屏風，燒在她心上。

而那一聲，卻又似山間的薄霧般飄渺，裡頭有極深的恨，亦有難言的痛，隱約還帶著幾分輕嘲，乍聽是在笑話她不自量力，細辨之下又更像是在自嘲。

可慕雲月還沒琢磨明白，他便揚手讓她走了。

什麼也沒問，什麼也沒追究，還把破心蓮給了她。

也是直到後來慕雲月才知道，那段時日宮裡進了刺客，身手很是了得，如不是衛長庚機敏，小命早就難保。

而那株破心蓮，本是衛長庚留給他自個兒保命的……

攪動湯匙的玉手停了下來，碗裡的蜜羊乳還在搖晃，蕩起一圈圈漣漪，慕雲月的臉倒映其中，隨之皺起輕愁。

那日衛長庚為何會把這般要緊的東西拱手贈她，她至今仍捉摸不透，但有一點她能肯定，衛長庚定然厭極了她，以至於後來，她帶著禮物再進宮想同他道謝，他都不願召見……

這回宮宴之事，她又害他丟了那麼大的臉，徹底把人得罪個乾淨，就衛長庚那睚眦必報的性子，現在怕是殺了她的心都有了。

進宮甄選皇后什麼的，還是算了吧！

用過午飯，外頭依舊晴光潑潑，實屬不易。

小丫鬟們在艙裡頭幹活，視線總也往外飄，稚嫩的臉上滿是憧憬。

慕雲月知道她們是叫前些時日的大雨憋壞了，想出去走走，這是人之常情，她也沒說什麼。

她過去也是跳脫的性子，從不拘著自己，也不拘著手底下的人。

別人院裡的丫鬟一個賽一個溫良恭順、謹小慎微，只有她的照水院，任何時候都不乏歡聲笑語，日子輕快得像琴弦上飛舞的音律，從不知憂愁煩惱為何物。

如今她是沒有當初那份心性了，可身邊若能熱鬧些，她也是高興的。

正好前面快到福祿鎮，那裡產的枇杷果天下聞名，眼下又正是豐收的旺季，她便讓船家在前面渡口停靠，讓大伙兒都能下船鬆泛鬆泛，順便買些枇杷果解饞。

小丫鬟們得了話，愉快地散去，慕雲月自個兒卻仍舊坐在船艙裡，翻看從王婆子手裡收回來的帳冊，算盤珠子「劈里啪啦」撥得響亮。

春風送來岸邊的歡笑，她至多也就瞥一眼，絲毫沒有要出去走走的打算。

蒹葭瞧著發愁。姑娘長大了，知道收斂脾氣是好事，可收斂得太過，把十七歲少

女本應有的靈動爛漫，都打磨成七十歲暮年老人才會有的死氣沉沉，那就得不償失了。

她上前勸了又勸，嘴皮子都快磨破，慕雲月才輕歎一聲，放下帳本，道：「去把我氈衣拿來吧。」

「欸。」蒹葭歡喜地應了聲，扭頭就去辦，動作格外迅速，像是怕她反悔一樣。就在這時，外面忽然傳來一陣騷動。

蒼葭提著一籃新買的枇杷果小跑進門，氣喘吁吁道：「姑娘，碼頭上來了兩個男人，說是想去帝京，問您方不方便載他們一程，包船的錢他們全出了。」

「兩個男人？」慕雲月蹙眉，轉頭望向窗外。

陽春三月，草長鶯飛，垂柳伴著紅杏在風中搖擺，將運河沿岸裝點得明艷似錦。一個護衛扮相的人正立在碼頭邊，仰首和甲板上的船家說話，身旁的杏花樹落英繽紛，似下起一場嫣紅的雨。

雨中則站著另一個男人，玄衣玉冠，通身不飾，只衣角壓著一圈淡金色流雲暗紋，簡單而矜貴。

帝京一眾才俊之中，婁知許的長相已屬上乘，這人卻是比他還要俊朗一籌——眉峰如劍，眸似點漆，眼角微微下垂，眼尾走勢卻向上，彷彿真有一雙鳳凰含情低首，一動一靜皆蘊藉風流，但又因他端肅的神情，再多的情愫也只剩凜凜鋒芒。那是溫柔鄉裡的勳貴子弟不曾有的肅殺，宛如北地風雪深處開出的冰花，美麗又孤高，便是頭頂那樣熾烈的紅杏，也壓不住他刻在骨子裡的冷。

慕雲月心頭沒來由地一蹦，明明是第一次見，她卻莫名覺得這人眼熟。

蒼葭還在等她回話，她暫且按住心中疑惑，搖頭道：「咱們船上多女眷，讓他們上來恐怕不便。」

蒼葭卻說：「奴婢方才也是這麼回話的，可他們說他們是長寧侯林家的人，敢以林氏一族的人格擔保，絕不會做任何傷天害理之事，還給奴婢看了他們的腰牌。」

長寧侯，林家……

慕雲月眼皮一跳，像是有什麼往事落在心池，激起前世塵封的漣漪，她垂在袖底的手都克制不住跟著發抖。

蒹葭還在說不妥，拉著蒼葭出去趕人，慕雲月卻突然改口，「讓他們上來吧。」

時近黃昏，綺霞滿天，落日融化在水天相接處，赤金色的餘暉叫水流沖得四散搖晃，好不容易聚到一塊，又被突然躍出水面的小魚撞亂。

蒹葭披著滿身霓霞回到船艙，屈膝向慕雲月福了福，「姑娘，奴婢已經按您的吩咐，讓他們上船，住處也都安排妥當。」

慕雲月正坐在桌邊剝枇杷，聞言點頭道：「好。」

蒹葭卻沒走，猶自立在原地看她，欲言又止。

「怎麼了？」慕雲月疑惑，「有話直說便是，我又不會責怪妳。」

蒹葭抵了抵唇，遲疑道：「姑娘可認識那兩人？就這麼貿然讓他們登船，是不是欠妥當？」

「不是已經驗明身分，的確是長寧侯林家的人？」

「可就算是林家的人，也不一定——」

「蒹葭。」慕雲月打斷她，歎了口氣。

她知道她在擔心什麼，左不過是害怕那兩位心思不正，路上會做出什麼出格的事。而那兩個人，她也的確不認識，但對於林家，她就是沒來由地信任。

「放心吧，他們不是壞人。」慕雲月寬慰道，語氣頗為感慨。

船已從碼頭出發，宛如水墨逐漸融到一片暮山煙紫中，綠柳搖著紅杏在岸邊歡送，風是香的。

慕雲月放下手裡剝了一半的枇杷果，拿帕子擦乾淨手上的果漬，起身去窗邊賞景。於她而言，上輩子留下的回憶多是痛苦的、悲傷的，浸滿生離死別的淚水，每午夜夢迴，枕畔都是一片濕冷，可若說完全沒有一點甜，倒也不是。

那天，慕家祠堂的火燒得極大，整座盧龍城都能看見，她卻並沒有因此葬身火海。房梁倒塌的一瞬，有人抱著她衝了出來，用他的血肉之軀為她架起避風港。後來，他又帶她回到帝京，祭拜她心心念念許久的慕氏祖墳。

可縱使躲過大火，她身上還有美人鉤的毒，照樣性命難保，且因著大火裡的濃煙，她雙目失明，再不能視物。

原以為這最後一口氣能支撐她回京祭祖，已是上天憐惜，卻不料那人竟捨了自己心頭血，為她做藥引，幫她壓制毒性，讓她在人世間又多苟活了一年。

剜心取血，有損根本，再好的靈丹妙藥也調養不回來。

他是在用自己餘生纏綿病榻的苦痛，換她一年平安喜樂。

為什麼？

慕雲月曾不止一次問過他，他都只是笑笑，什麼也不說。只默默陪著她養病，帶她遊山玩水，從塞北落日孤煙，一路走到江南杏花微雨。

她目不能視，他就是她的眼。

從滿心瘡痍到重拾希望，是他告訴她，只要活下去，總會有好事發生。

他的嗓子也在那場大火中熏壞，粗礪沙啞得像鈍刀劃在砂石地上，她卻總能聽出幾多溫柔。

可她卻連他是誰也不知道，在他安排的園子裡住了一年，慕雲月也只從丫鬟口中旁敲側擊打聽到，安置她的這座小園乃是長寧侯林家的產業。

而林家，也是前世謀逆案發生後，唯一肯站出來為慕家說話的名門勳貴。

如此大恩，慕雲月自是要好好報答，載林家人一道回京，不過舉手之勞。

只是……那人到底是誰？

除了宮裡那位林太后，她可不記得自己還認識其他什麼林家人，居然知道她乳名叫「阿蕪」，就連婁知許都不曉得。

不過這說不清道不明的熟悉感……隔窗望著剛登上甲板的黑衣青年，慕雲月眉心深鎖，可怎麼瞧，也想不起自個兒在哪裡見過他。

大約是這幾天剛重生，她還不大適應，才會產生這樣的錯覺吧？

慕雲月輕摠額角搖搖頭，轉身往船艙裡去。

就在她轉身的同時，亦有一雙俊秀鳳眼抬起兩道複雜的目光，深深凝望於她，烏沉的瞳孔裡雲遮霧繞，什麼情緒都有，可轉瞬又消失不見。

CRESCENT